



系列

降服花花公子

紫菱

安徽文艺出版社
台湾林白出版公司

降服花花公子

紫菱

安徽文艺出版社
台湾林白出版公司

花花情事系列

降服花花公子

(台湾)紫菱

安南堂艺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芸

封面设计：何飞飞

花花情事系列之一

降服花花公子

(台湾)紫菱著

*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金寨路381号)

新华书店经销 马鞍山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20千字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5396—1425—1/I·815

定价：9.80元

(安徽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缤纷世界·花花情事

□ 陌 陌

久违了！亲爱的读友，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聊天了！

今天，我特意向大家介绍一位台湾新生代纯情女作家的姣姣者——紫菱小姐，她的作品犹如她的名字一样，浪漫而又富有诗意。她的作品近几个月在台湾和东南亚掀起了言情小说的又一个高潮。

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台湾林白出版公司最新出版的紫菱小姐的“花花情事系列”的8部作品《钓爱小玩家》、《网住花花情郎》、《情难酷帅哥》、《三男二女求婚记》、《爱情角力赛》、《俏皮新娘》、《爱情最是无奈》、《降服花花公子》。

由我经手和推荐的爱情小说，多得数不清。其中内容包含有传统、梦幻、怪异、不按牌理出牌、轮回转世，或时光倒流等各型；千奇百怪，无奇不有。

爱情小说以情感人，但紫菱小姐对爱情的描写是那么如

诗如梦，教人痴醉，也是那么荡气回肠，扣人心弦……

提到爱情，这自古以来，有男、女就会发生的情事，不管历经多少时日变迁，它还是永远会重复上演。有人经历了一次，又想再尝试不同的另一次，也有人一次就达理想，更有人屡试屡败。诸如种种过程，当事者都可口沫横飞地吐诉一段“曾经拥有”的故事；这其中的插曲就成为笔者手中的资料来源，经过妙笔生花修饰添加一番，就产生各种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流传于世间。

一口气拜读完紫菱小姐的“花花情事系列”，心中佩服不已，按理阡陌我也到了不太容易激动的年纪，但眼光掠过一行行铅字，却被书中一双双俊男靓女为爱所困苦挣扎的故事所感动，尤其是紫菱小姐那挚爱情真的描述，拨乱了我的心绪，翩迁忆想化作片片美梦，令人沉醉。此情、此怨、痴痴、恋恋，我心醉了，在此提醒各位读者在阅读此系列时要提防那个教人醉死（哭死）不赔命的爱情小说家紫菱，不要陷入其中，难以自拔……

游笔到此，好像该说的都说了，又好像还有点言不达意，但我相信紫菱小姐的“花花情事系列”定会给广大读者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1997. 6. 于金陵

A

站在一幢独门独院的三楼花园洋房前，关圣尧一手拎着肩上的旅行袋，一面微眯着眼打量着这幢和自己想像中差距不远的楼房。他瞄了一眼手上写着住址的卡片——

是这儿没错！他将旅行袋往地上一放，伸手去按门铃。算算时间，他已经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见到圣缇了——他那满脑子稀奇古怪的小妹。

打从三年前圣缇被老爹和老妈带回台湾来念中⁷高开始，他就只能在每年暑假圣缇回美国时才能和这个妹子见上一面。关爸和关妈之所以会将圣缇送回台湾念书，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全家移民美国这，而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关圣缇，中文程度实在不是普通的破。这使得曾经是中文系教授的关爸有些泄气。堂堂一个中文系教授的女儿居然不会讲中文，这还真是件顶挂不住面子的事；于是乎，在和老妈商量之下，二老决定送圣缇回台湾接受教育以加强她的中文程度。

不知道是圣缇的学习适应能力太强，还是メセスへ太简单，总之这几年来圣缇的中文能力不但进步神速，流利的几乎听不出轻微的美国腔调，而且听关爸和关妈的说法，这小妮子

会的中文骂人话还不少,尤其还夹杂着一串又快又急的英文骂人话,包准把所有胆敢得罪她的人骂个狗血淋头,毫无反击能力。

等了一下子,没有人来开门。他再按了一下门铃,将高大的身子往门边一靠,开始打量这条小街两旁的楼房。不用看表,他都可以猜到现在的时刻——中午十二点整,仲夏的太阳强烈的活像要把人晒掉一层皮似的。他的视线漫不经心的扫过每一栋看起来都差不多的房子,他只知道这幢房子是三年前爸妈常带着圣缇回台湾查,从老爸一位老友手上买下来的,除了房子不是全新的之外,四周的环境倒也不差。不过可能是由于太热的关系,打从刚才到现在,他连个人影也没瞧见;除了几只绑在家门口的狗不太友善的盯着他看之外,这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点人气都没有。

等了半天,仍然没有人来应门。他微皱起眉,再瞄了一眼口袋里的卡片。是这里没错呀!为了怕自己找不到路,他一下飞机就包了计程车直奔这个爸妈给住址。关爸和关妈已于三天前起程到纽西兰去度N次蜜月了。旅行对关家二老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一年到头不在家更是常有的事。关爸所持的理由很简单,他说,反正三个孩子都大了,早就不需要他们操心些什么,他和关妈总得趁还走得动时到世界各地去游历一番,享享“清福”吧?!

也因为如此,二老才会下了召书要他回来“照顾妹妹”,然后二老理所当然出国去逍遥!关于这点,他倒没有多大的“怨言”,反正他在加州和友人合伙的电脑程式设计公司业务平稳,他也乐得偷个空闲回台湾来看看老朋友、过过几个月悠闲自在的日子;再说照顾妹子也是他这个做大哥的责任,更遑提老爹

和老妈临出国前再三叮咛交代他的“任务”了。

很有心的又等了二十分钟之后，他开始有些纳闷了。看样子是没人在家。他从大门旁的矮墙往院子里望。落地窗的窗帘是拉上的，他看不出里面是否有人。现在学校应该放暑假了，照理说圣缇会在家才是！如果圣缇不在——这是很有可能的——那阿满婆婆总不可能中午顶个大太阳的出门去吧？阿满婆是他们全家移民美国前的邻居，一直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住；爸妈回国之后得知阿满婆仍然独居在以前那间小屋子里，便将她接过来一起住。对阿满婆，他的印象一直很深，毕竟他们全家出国那年他已经高中毕业了。

“有人在吗？”他拍了拍大门。看来要不是真的没人在家，就是门铃坏了。他直着脖子往院子里望，院子里静悄悄的，一点声响都没有。

这小妮子跑哪儿去了？他扛起地上的旅行袋往肩后一甩，一面心里咕哝。圣缇不可能不知道他今天回来呀！没去机场接他这位大哥他倒也无所谓，免得到时发生一种情形——关大小姐在机场迷了路，换成他得在偌大的机场找人；可是明明知道大哥今天回来，却让他顶了个大太阳站在门外干等了四十分钟，那就有点不可原谅了。

沿着街口出了大马路，他找了家咖啡店坐了下来。天知道圣缇会玩到什么时候才回来，他还不如找个国小到国中的同学，现在在某知名补习班授课的老死党屈志恒来得容易。

他走到柜台，先拨了家里的电话，果然——电话无人接听。他再拨屈志恒留给他的补习班的电话号码，电话一接就通，打电话的正是屈志恒本人。

“嘿，你这余百年不打一次照面的老小子总算重现江湖

啦！”电话那头传来屈志恒爽朗的知声，“我还正在奇怪你怎么还没打电话来呢！正打算去机场问问。”

“我刚回了一趟家里，看样子我妹妹是不打算迎接我了，只好找你啦！”圣尧扬起一对浓黑的眉，“吃饭了没？你这个补习界的名师该不会忙得连民生问题都不管了吧？”

“什么话！”屈志恒哈哈一笑，“少噜嗦，你现在在哪里？”

“在……南京东路！”他看着电话旁咖啡店的名片，说出了名字。

“我马上过去。”屈志恒收了线。

挂上了电话，他往椅背一靠，略略打量一下这家布置并不豪华，却十分清新可喜的小咖啡店。收回视线，他若有所思的望着拿在手上的名片。和屈志恒已经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也是他出国后唯一还有联络的一位知心好友。三年前，屈志恒终于脱离单身生涯，顺利抱得美人归时还曾寄请帖要他回国来当伴郎；他却因为当时事业刚上轨道而未能赴约。

对于这一点，他一直对屈志恒“心怀愧疚”，也因此，当屈志恒带着他足足追了八年，从高中追到大学的老婆赴美度蜜月时，他几乎是当了将近半个月的导游兼司机，带着这对新婚夫妻踏遍了整个旧金山。而志恒亲爱的老婆大人是个相当开朗可爱的女孩；认识了之后，他想他终于了解为什么屈志恒苦苦奋斗了八年，却拼命死也要追到杜如芳——普天之下，大概也没有一个女人能像杜如芳这么了解屈志恒的优缺点，而又无上的宽容去包容他了。

正想着，一条人影已拉开了他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他抬头，一眼便认出屈志恒那张从小到现在都没什么改变的脸。

“这么快就到了？”关屈志恒睨了腕上的表一，“才五分钟！”

“那还不简单，因为补习班就在隔壁街。”屈志恒招来侍者点了客快餐。“怎么，你妹子不在呀？”

“唔……”他耸肩，“大概是和朋友出门去了吧？我又没钥匙进门，总不能坐在门口等，只好找你啦！”

“原来我的利用价值就这样？”屈志恒爽朗的大笑了起来，“今天晚上你就到我们那儿去，多住几天也没关系，我和如芳烧几个好菜招待你，免得你在背后偷骂我们没人情味！”

他挑起眉，有些迟疑的，“这……方便吗？”

“当然方便。有什么不方便的？反正就只有我和如芳两个人！”

“这个嘛……”圣尧若有所思的微蹙起眉。他到志恒那儿去，那圣缇怎么办？虽说那小鬼头机灵得很，而且最痛恨人家管她；但他这个做大哥的如果就这么放牛吃草，天晓得那小鬼还会搞出什么他想不到的花样来。

“对了，圣尧。”屈志恒突然想到什么似的开口：“我差点忘了告诉你，关于到补习班来的事情你觉得如何？我已经和补习班里的主任说过了。他知道你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硕士，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虽说以你的条件，教书是有点大材小用，不过……”志恒看了他一眼，慢条斯理的说：“反正你就回来这么几个月，就算是玩票性质也好，再说教经济学虽然有点乏味，但可也是你的本行，你就委屈一点吧！”

“好呀！”他干脆的说：“反正就这几个月，有点事做也好！什么时候开始？”

“呃……就这几天吧！现在是联考前倒数三十天罗！”志恒说：“对了，你妹子明年不也要联考了吗？”

“嗯！”他慢吞吞的喝了一口水，“我正想问问你有没有朋友

愿意帮帮圣缇恶补一下！她明年都要考大学了，现在还一点忧患意识都没有。”

“那简单！你想找个家教是吗？教什么的？”志恒问。

“数学！根据我老妈的说法，圣缇的数学头脑科是零，考试从来没有一次及格过。”说到这个聪明古怪绝顶，却超级痛恨数学的小妹，关圣尧无可奈何的一耸肩，“她不喜欢去补习班，没办法啦！我老爹和老妈只好给她请家教，念了两年高中，她足足吓跑了十一个教数学的大学男生！”

“吓跑？不会吧？”屈志恒不信一个十七岁的小女生有这么大的能耐。

“干嘛！你想试试看吗？”圣尧似笑非笑的问。

“我是很想，只可惜那不是我的本行。”屈志恒露齿一笑，“你妹子是怎么把人家吓跑的？据我所知，关圣缇妹妹长得秀气可爱得很；再说十七岁可是小女孩情窦初开的年纪……”

那你可太不了解圣缇了。”他打从鼻子里哼，“你别小看她才十七岁，还是半大不小的小萝卜头一个！我老爹告诉我，圣缇平均每两个月要吓跑一个教她数学的倒楣鬼。她不想听课也工了，顶多让那些大三、大四的小男生自言自语，看她趴在桌上呼呼大睡也就罢了；偏偏她还恶作剧的装好心请人家喝果汁，在果汁里面放苍蝇，要不就在人家鞋子里放蟑螂、老鼠的，还把人家的机车轮胎放气，整得人家灰头土脸的，教了不到两个月就自动辞职，没一个幸免的。”

“嘎！”屈志恒听得一愣一愣的，“她不怕？”

“怕什么？蟑螂和老鼠？”他笑了起来，“我也觉得奇怪！别的小女生应该怕这种动物怕得尖叫才对，可是圣缇跟人家不一样！她的嗜好是养一堆天竺鼠，等待适当的时机拿出来吓人。”

“啊！”屈志恒呆了呆。

“所以啦！这回我老爹他们出国去之前再三叮咛我得再帮圣缇请第二十个家教。”他斜睨了志恒一眼，“如何？你要不要回去列一张仇人的名单，然后请圣缇帮你报仇？”

“算了吧！我还想积点德。”屈志恒连连摇头。

“我想也是。”圣尧挑起眉不发一言。关于圣缇的脾气，他们全家人是早就习惯的，反正只要圣缇喜欢一件事，那她就会死心塌地，永远都不会改变初衷；而如果圣缇讨厌某一个东西——比如数学——那是打死她也不可能让她多看一眼。

看来，帮圣缇找个数学家教这件事可得从长计议了。

“下午我回补习班去适应一下环境如何？”屈志恒问：“反正你现在也无家可归，倒不如到我家住几天你说怎样？”

他思忖了半晌，点了点头。也好，反正圣缇机灵得很，他也没什么不放心的；他只担心接下来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倒楣鬼来担任圣缇那可怜的家庭教师……

※ ※ ※

坐在电视机前，关圣缇两眼瞬也不瞬的盯着电视荧幕上晃动的人影。全身的神经绷得死紧，仿佛只要一动电视机里的人就会突然跳出来一样……

铃——

突然间一阵铃响，她吓得跳了起来，一时之间不知道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她惊甫未定的用手拍拍胸口，瞄了墙上的钟一眼——半夜十二点半；电话铃声仍兀自不停的响着，他俐落的往沙发一翻，抓起了电话——

“喂？你神经病呀？三更半夜打什么电话？你知不知道现在

几点了？”她凶巴巴的嚷。不用想，铁定又是那几个厚脸皮死缠着她的小男生。她已经快崩溃了。

“又在看恐怖片了？”那端传来一个带笑的男性嗓音。

“要你管？你是什么东西？”这个声音有点耳熟，而且也不像那些正值变声期的小男生，奇怪？我何时又冒出一个新的追求者？她在心里嘀咕。

电话那端静默了半晌，她有点不耐烦的：“喂！你是谁？再不说你是什么东西我可要挂电话了喔！”

电话那端沉寂了半晌，她正想摔电话，那个男性嗓音才慢吞吞的响了起来：“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你老哥！”

“啊！”她愣了愣，顿时瞪大眼，立刻坐正了身子。“大哥？是你呀？你现在在哪里？”

“还会在哪里？当然是在你屈志恒哥哥这儿！你今天下午到哪儿去了？爸妈难道没告诉你我今天回来吗？”

“啊！”她的眼睛眨了眨。她倒忘了有这么一回事！她一直以为关爸和关妈会打消让大哥回来台湾“监视”她的念头，结果她好像太有自信了点。

“呃……我和同学出去看电影啦！”她笑嘻嘻的说：“对不起啦！大哥，让你无门可进，下次你回来我一定会等在门口迎接你，OK？”

“你明年都要考试了，还有时间去看电影？”他似笑非笑的说：“那满婆也不在吗？你该不会连满婆带出去看电影了吧？”

“没有呀！满婆在家呀！”她瞄了满婆的房门一眼。通常这个时间是满婆的美容时间，满婆虽说都快七十岁了，还是很注重睡眠保养的。

“那我今天中午等了快一个小时，怎么没见满婆来开门？”

他奇怪的问。

“啊？”她抓抓满头乱七八糟的短发，“那大概是满婆没听到电铃声吧！你知道，”她压低了声音，“满婆有点重听。”

是吗？他扬了扬眉。他倒没想到年纪大的人有时会有重听的毛病。

“大哥，你打算住屈志恒那儿多久呀？不回来这儿了吗？”她满怀希望的问。开玩笑，大哥回来监视她怎么得了呀，虽说是她最崇拜的大哥，但这关系到她的自由问题，她得探听一下。

“干嘛？你希望我别回去，省得一天到晚盯着你是吗？”

“是呀！”她理所当然的接口，抱怨说：“拜托啦，大哥，你放我一马成不成？爸妈出国之前足足念了我一个月，我的耳朵都快长茧子啦！你就让我耳根清静几个月好不好？”

“爸妈帮你请的家教呢？”他轻咳了一声，转开了话题。

“哦？”她耸肩，“第十一个上个月就跑了；第十二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来。”

“你又把人家怎么样了？会害人家教到跑掉？”他从鼻子里哼。

“没有嘛！”她委屈的说：“我哪知道他们男孩子那么胆小，连蟑螂都怕！我只是和他们开个小玩笑而已啊！”

“你把蟑螂放在哪里吓人家？”他皱起眉。

“在……”她支支吾吾。

“在哪里？”

“在……果汁里。”

“关圣缙！”他吼。老天，如果是他教到这种学生，不出一个礼拜他也会掉头就走。

“哎呀，可是那是假的嘛！”她急忙分辩，“那是用塑胶做的

假蟑螂，又不是真的……”

“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他警告的说：“我给你三天的时间，这三天你不许出门，乖乖的在家里闭门思过，三天后我会请一个数学老师到家里去，你听清楚了没？”

“啊？”她吐了吐舌头。完蛋了，这下子大哥可真是冒火了，她还是安分一点，明哲保身为要。“那……大哥，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她用一种可怜兮兮的声音开口：“我保证——我会很乖的！只要你答应我这个小的不能再小的请求……”

他沉吟了半晌，“你说！”

“我……这三天，我可不可以先有选择权呀？”她的大眼睛转了转，小心翼翼的开口：“就是……我在我们家门口张贴一张征家教的字条，然后由我自己来选——总要让我找一个我看了不会睡着的人吧？如果这三天没有人来应征，或是找不到适合的，你再带你的朋友来，OK？”

电话那头静了半晌没有回音，她不死心的又说：“这是个民主时代耶！大哥，你不可以强迫我。”

“好吧！”他终于说。“可是——你自己要小心。有些人就是利用应征的名义做坏事，你可别被卖了都还在帮别人数钞票。”

“不会的啦！我这么聪明！”她笑嘻嘻的，“谢啦！大哥，你是全世界最帅、最温柔体贴、最让人崇拜的男生。”

“少灌迷汤，小鬼头！”他的声音里漾满笑意，“早点去睡吧！我在屈志恒哥哥的补习班里，你有事打个电话过来，知道吗？”

“你在补习班里？”她眼睛一亮，揶揄说：“干嘛？电话顾问改行去补习班当老师啦？”

他笑笑没有回答。“要听满婆的话，少打歪主意整人！”他补充的加了一句。

“是！我知道了，大哥！”她懒洋洋的说，又瞄了满婆的房门一眼。满婆睡觉时没有关门的习惯，以致那如雷的鼾声连客厅里都听得一清二楚。

挂了电话，关圣缇从茶几底下翻出那块每隔两个月就要在门口悬挂一次的木板。木板上面有关爸爸用毛笔龙飞凤舞的写了六个大字：

诚征数学家教

她歪着头看了半晌，当机立断的冲进了关爸的书房，在一堆大大小小的毛笔一钢笔中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只签字笔，她的脑中转转，然后在木板上那六个大字旁加了几个小字。

完成之后，她对自己的杰作满意的点点头。嘿，这一次“奉命”回来监视她的大哥总该无话可说了吧？她可是很仁慈的把条件和资格都列出来了，不能怪她没有事先警告人家；要怪，也只能怪那些敢来应征家教的人太不把她关圣缇放在眼里了。

将牌子挂到大门上口去，她在心里洋洋得意的偷笑了起来。明天，就看看有个人敢这么不怕死的上门来应征——

那个勇敢的第十二号！

※ ※ ※

“我一骂他，他就开始掉眼泪你知道吗？天哪，一个都念国三的大男生了，我只不过凶了他两句他就哭了……”

“你那算什么？我教的那个才绝咧！连一千减掉一百等于多少都还要用手指头数个老半天！我每次教完了问他会不会，他都说会，结果考试出来成绩还是一样烂，老在及格边缘徘徊，害

我每次月考过后，都不敢抬头见他的父母……”

“那是你的教导方式有误，要不就是表达能力不够强，误人子弟嘛！”一个促狭的口吻加了进来，顿时大伙儿哄笑成一团。

“嘿，琉璃，你呢？你有没有什么当家教好玩的经验呀？”一个女同学推了推她。

“啊？我啊？”向琉璃推推鼻梁上的眼镜看了众人一眼，继续埋头苦干：“没有呀！”

“怎么会没有？咱们这群人就你当家教经验最丰富。”一旁的杨净舒凑向前去看她拼命的抄笔记，“还没抄完呀？都第十五份了，小姐，你手不酸吗？”

“习惯就好。”她写完了最后一个字，放下了手中的笔舒出一口长气。

“好了？我看看？”另一个女同学凑了过来，发出一声尖叫：“谢谢你，琉璃！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吴SIR那个人最重视我们的笔记，有你我放心啦！你的笔记一向是最整齐、条理分明的！”

“谢谢光临！”向琉璃笑容可掬的对她做了个胜利的手势，“没问题！我会把钱汇进你的户头。”

“谢啦！”琉璃将桌上的笔记簿收拾整齐放进大帆布袋里，将帆布袋往肩上一甩。

“这么快就要走啦？”杨净舒看了看表，“才一点嘛！咱们去看场电影如何？”

“不了！我三点得上班到十一点。”她将两条垂在肩上的辫子打散再重新编好，“我现在住的地方房东说要涨房租，本来水电费让我们几个室友平均分摊的，谁知道房东又说什么这样他们不划，硬要每个人涨我们两千块房租，我正在考虑要不要